

退伍・登陸

田榮先校監

韶華不為少年留，一晃眼便年屆花甲，古稀在望，寧不驚心！十年前，還不到五十歲，每次去到內地，都受到學子尊稱為田爺爺，當時確是心有不甘，自問雖與玉樹臨風尚有段距離，但也不該淪落到這個地步！如今年齡上是實至名歸的公公爺爺輩了，卻反而還沒有真正當上公公，悻悻然又有點不甘心！倒不是平白無故要給女兒添加壓力，只是看着朋輩一個一個升格，含飴弄孫，自己卻「膝下猶虛」，不由老人家不着急！

老人家？六十歲算老嗎？以往總覺得六十歲相當老，「花甲」是名副其實的「老翁」，但卻感到這個歲數山遙水遠，與自己拉不上半點關係；正當我自強不息不斷以 Never Say Old 自勉，忽然驚覺五十大關已守不住，要正式「退伍登陸」了！真的奄忽便來臨了嗎？我不禁懷疑，年輕時所理解的六十歲，與我現今的六十歲，是否本質上不大一樣？為甚麼「花甲」一定要冠以「老翁」？

流年固然似水，往事卻不如煙。蹉跎六十春秋，生於印尼，長於香港，客居美加，最後再回歸植根香港，磕磕絆絆經歷了多少聚散離合陰晴圓缺，是悲是歡，是憂是喜，總要在生命中留下抹不去的痕跡。

我是 1955 年 11 月在印尼耶加達出生，1959 年 1 月舉家搬來香港時，我剛滿三歲，所以對印尼的印象依稀，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段。記憶最深的，是當地華人常在節日中醒獅助興，每

次那頭獅舞到家門前，我們兄弟姊妹都害怕，慌忙跑到屋裏，躲在門後。我又隱約記得來香港時所坐的大輪船，船艙裏許多人打地鋪臥着，我總是拉着繩子拖着一隻有輪子的玩具狗，跟着媽媽走。每到用飯時間，服務員便會敲打大鑼，通知乘客用膳。雖然在印尼只有印象模糊的短短三年，但我對這出生地還是蠻有感情的，這麼多年來，曾經兩次匆匆訪遊幾天，但只要踏上故土，便自然感到，地理環境雖然疏離陌生，內心情感卻洶湧澎湃，仿佛回到老家。

我在香港唸完中四，1972年8月負笈加拿大，在 Toronto 唸了一年中學，第二年便轉到美國德州上大學。十年後1982年又再移居 Toronto，一直住到1988年。在美加一獸便是十六年，經歷求學、工作、以致成家，由傷春悲秋強說愁的青澀少年，成長至青絲飄霜寡言詞的老成青年。

出國讀書這個決定，其實事前並沒有周詳計劃，只是暑假時心血來潮，不經意的和三哥提起，兩兄弟就這樣倉卒決定，兩星期後便起行。先是以旅遊身份去 Toronto，到步後再找學校，整個「計劃」相當兒戲。當時我們的英文水平還是很差，說來說去不外乎 Yes, No, 及 I don't know, 但初生之犢無所畏懼，胡裏胡塗便登上飛機。入境加拿大時，海關查問有沒有帶食物進境，我們竟然傻乎乎的答「香口膠」，直把那海關人員笑得透不過氣來。

我對美國德州的 Austin 和加拿大的 Toronto 都滿有感情，說到底，這段日子適值壯年，風華正茂，美夢翩跹，是我人生裏不能忘懷的歲月。我在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完成了電

機工程學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後，跟着便結婚。1982年 3月搬回 Toronto 去，生兒育女，更經歷了刻骨銘心的喪子傷痛。

女兒的出生，雖然注定要背負一生兒女債，卻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箇中甘苦喜憂，只有為父母者體會。我每天花很多時間照顧女兒，由餵食、換尿片、洗澡，以致晚上逗她們睡覺，我都熟練靈巧，樂此不疲。每到周末，一家人經常駕車到附近的湖泊、省立或國立公園玩樂，藍天白雲下，人蹤悄悄，芳草芊芊，樹木森森，天上人間！

美加的生活，既無風雨也無晴，若甘於平淡，實不失為安身立命的好地方。淡飯清茶，淡妝素服，生活絕對談不上奢華，但那份安逸，卻叫每天為生活營營役役的香港人艷羨。然而，住了這麼多年，所欠缺的，始終是「自己地方」那種歸屬感，人傑地靈，民康物阜，再信美也不足以長留。

我在 1988年 10月舉家搬回來香港。當時看到在美加長大的華人，除了理性上知道是華裔外，情感上卻對中國十分疏離，無法認同，於是趁着昕兒、嵐兒快要入學前，毅然搬回香港，希望女兒在「自己的地方」成長，不但頭腦上知道自己是中國人，更從心底裏去關心愛護祖國。

以我的個性，實在是比較喜歡北美洲的寧靜生活，回來香港之初，生活上確實有很多適應。但不覺便已是二十七年，我是愈來愈喜歡這個地方，深深感到這裏才真正是自己的家。在香港這麼多年，既無勳業，亦乏建樹，但所邂逅過的人、物、事，許多都值得感恩，說也說不完。不能不提的，是祝福我成長，我視之為家的兩所中學。

培正中學是我的母校。我由小學四年級讀至中學四年級，在這個家雖然只生活了短短七年，但所受到的祝福，卻終身受用。母校除了傳道授業解惑，教我們處世做人，更營造了溫暖的家園，讓我們健康愉快地成長。老師當中有六至七成都畢業自母校，所以既是老師又是學長，我們就是在這種亦師亦友的氛圍下成長，對這個家充滿着情感，關心愛護着她。我畢業已四十一年，這麼多年來，同學間一直保持着緊密聯繫，不時相聚，互問寒暖，彼此珍惜着建立了半個世紀的情誼。沒有母校，就沒有今天的我，每念舊恩，感戴無盡，低徊不已。

另一所令我縈懷難釋的，便是田家炳中學。1994年，在毫無心理準備下，我貿然當上了田家炳中學校監；最初確是有點無奈，但沒想到，我很快便愛上了這個家，不但每天享受着校監的工作，更深深感受到，這個家使我的生命不斷成長，生命得到莫大的祝福。我衷心感激二十年來每一位忠心耿耿的同工，感謝同工同心同德建立這個家，讓同學得到祝福，讓我認識教育的尊貴、學生的可教、生命的尊嚴，深深體會到中國人所說的「教學相長」是多麼的真實。田家炳中學於我，不思量，自難忘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

走了六十年的路，要數算的恩典，訴說不盡，筆楮難窮。但執筆為文時，值得記述的事，又似有還無。有人說，一閉眼一睜眼，是一天；一閉眼不睜眼，便是一輩子。到了這去日長，來日短的歲數，回首結算一生盈虧，碌碌平生，欲說還休。

還是那句老話，白頭仍作少年遊，沈尹默說的，共勉之。